

造就故事(卷二)(倪柝聲)

1. 【與慕勒一點鐘的談話】 查理馬遜牧師，曾于慕勒晚年的時候，往見慕勒與他作一點鐘的談話，蒙他的訓益不淺，遂述他們談話經過去（以下是查理牧師自述）。

一年夏天我去見慕勒。遂到畢力士都山上，慕勒所蓋的孤兒院。院的建築，極為宏偉可觀，建築費可達六十餘萬元（美金）。孤兒二千餘人。院屋共五座。第三座即慕勒的住屋。我遂到他的門前，搖門鈴。不久一孤兒出，問我來意，就領我到談話室裡。那時慕勒已經九十一歲了。我一見慕勒就生起恭敬的心，正如利未記第十九章卅二節所說：『在白髮人面前，你要站起來，也要尊敬老人。』

慕勒看見我，就和我握手，表示歡迎。我們對於神所尊重的僕人，每卻見他的面，但是見他的面，還不如和接觸，一瞻他的丰采，彼此神投意通那樣好。我和慕勒那回的見面談話，真是有這樣的光景。他開誠教訓我、勉勵我，並與我禱告，把他所得的恩典分給我。那樣的談話，真令我不能忘卻。

在那一點鐘中，我就知道慕勒所得屬靈能力的秘訣。他說：『神是何等誠實的，他未嘗忘記了他一切的應許。他沒有一次虧負我。七十年來，關於此處工作的需用，他都完完全全的供給了。收養的孤兒，至今已達九千五百多人。他們未曾餓過一次。並且他們所吃的，都非下等的飯菜。有時我們一文俱無，似乎不能過日，但到我們急需之時，天父的供給就到了。』

神加我力量，使我單單的倚靠他。我靠祈禱所得的款，至今共有一千四萬鎊。每年我們費用，至少五萬鎊，均由祈禱而來，未嘗向人提捐。神自己能感動他兒女的心，使他們幫助我們。當我們祈禱的時候，神就作工，神真是可靠的，感謝讚美他。』

我就問說：『慕勒，我曾讀過你的歷史，覺得你之信心，常經許多試煉。現在還是那樣麼？』他說：『是的。而且我的難處。現在比從前還多。除了我們經濟的困難，還有許多的難題，就如聘請合用的工人，幫助我們的工夫，安排合宜的地方，安頓續來的孤兒等等。因孤獨陸續而來，有一次多至數百人。我們的經濟，並非常充足。我們的難處，當不難見到。』

但是我們當困難的時候，總是專心禱告，信靠我們的主。前一禮拜我們的款將竭，我就請我同工的朋友，懇切禱告。過不多時，就有人送一百鎊來，不久又接到二百鎊，後又接到一千五百鎊。我們的主，真是可靠的，因他說：「我總不離開你，也不丟棄你。」（來十三：5.）

我們可以大膽仰望他，為我們成就大事。他的能力，是無可限量的。願一切的讚美歸於他榮耀的名。他為我們成就了大事，我們要讚美他。他為我們成就了小事，我們也要讚美他。主給我一萬二千鎊，我讚美他。主給我六個便士，我也讚美他。』

我又問說：『慕勒，你曾儲下款項來麼？』他就答說：『這是太愚拙的法子。若我儲下未項來，當我缺乏的時候，我怎能求告主呢？主將對我說：「慕勒，你把你所儲蓄的拿出來。」我從來沒有

作儲蓄的意思。我們的款乃儲蓄在天上。永生的神，是我們的一切。我信他能給我二十個便士，我也信他能給我數千鎊。我們信靠他，總不至於徒然「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詩卅四：8。)

我又問說：『由此看來，慕勒所有的款，都是用在主的工作上，未嘗留下為自己的用處麼？』慕勒一聞此言，就輕輕的把他的外衣解松，方方正正的坐著，面貌上呈出一種安靜默想的樣子。兩個眼睛，直視我的面上。那時他那樣尊重可敬的面貌，和那明亮不昏的眼睛。直感動了我的心。不止讀了一篇美好的講道稿。

不久，他就慢慢的，由他身上取出一個錢包來，交在我的手裡，說：『凡我所有的，都在這裡。就是一文錢，我也不敢留為自己的用處。無論何時，我接來一項的款，我就獻給神。有一次，我接到一千鎊，我也不以為自己的。此款乃屬於我所事奉的神的。我不敢為自己留下什麼，恐怕羞辱了滿有恩慈並為萬有所屬的主。』我就把那錢包還他，他就告訴我，錢包中所存的錢若干。

慕勒雖然年紀高了，仍然熱心為主工作。他說他傳道所經過的地方，有四十國。旅行中一切的需用，都是由主供給。來聽道的男女，多從各國而來，每次千餘。他的題目，多注重簡明福音的要道；並勉勵信徒全心信靠真活的神。傳道之前，他就迫切祈禱，求主賜他信息。有時他到了講臺上，主的信息才到。有時他費了一禮拜的工夫，等候主的面前，要得他的信息。

我又問說：『慕勒，由此看來，你每天跪著禱告的時候多麼？』他答說：『我每天總要用些時候，跪著禱告。但我無時不在禱告的靈裡。或走路、或躺下、或起來，我都是禱告。主常常聽我的祈禱。我的禱告，蒙了允准，不曉得有幾千萬次。每遇一事，既確實知道了主的旨意如何，就懇切祈求，直到這事成就。從沒有祈禱了許久，又停止了的。』他說到這裡，他的聲音甚為雄壯，面上顯出喜樂。

慕勒又說：『多少的靈魂，因我的禱告蒙了拯救。在天上我能遇著千萬。禱告的秘訣，就是不要灰心，總要常常祈求，直到蒙主應許。我曾天天為我朋友的兩個兒子祈禱，至今已五十二年，他們還未得救。但我信他們將來必得救。我靠著神永更改的應許，我的禱告必成就，現時神的兒女，最大的錯處，就是不能忍耐著一直的祈求。

我們的主，真是仁慈滿有恩典的。他雖然住在天上，也肯與我們卑微的人交通。我不過是一個污穢可憐的罪人，不配蒙主的恩典，但他聽我的禱告，不下幾萬次。他賞賜給我的，真是過於我所想所求的。主且用我作他的器皿，引導人走真理的路。我不潔的嘴，也曾傳述主榮耀的福音，使更多人蒙了救恩。』

我又問說：『慕勒初辦孤兒院的時候，曾想到此院有如今日這樣的發達否？』慕勒遂略略為我述孤兒院的緣起。並說：『我只信神是與我同在的，他必引導他的子民，走從來所未走的路程。神的同在，是我的倚靠。我惟專心仰望他。我自己不過一失喪的罪人，我所配有的，就是地獄。惟主恩浩大，拯救了我。我得救以後，雖然我的舊生命還在，但我已脫離了罪的生活。恨惡罪惡，和喜愛聖潔的心，均天天在我裡面增長。』

我又問說：『慕勒事奉多年，曾遇及使疲倦灰心的事否？』他說：『我曾遇及許多這樣的事。但我信靠神我的心安息在他的應許中。他所說：「疲乏的他賜能力，軟弱的他加力量」(賽四十：29。)的話真是可信的。在六十二年前，我在一處講道。自覺講的不好，不能造就人。惟數年後，我聞有

十九人因那次所講的蒙了恩典。』

我又說：『慕勒，我也多次灰心，今惟望主施恩，賜我力量。慕勒有何勸勉就望賜教。』慕勒說：『親愛的兄弟，主必用你、祝福你，只要你仍舊向前。第一要專心倚靠他。凡事倚靠他的將你自己和你的工作交托在他的手裡。你若有何新的作為，就要問此事合於主旨否？是否為榮耀主名而作？若不是為主的榮耀，於你就無益處，你就不可作。若你確實知道，是為主的榮耀，你就可以奉主的名進行，求主成就一切，不可中途灰心，總要多多祈禱。你的心不可注重罪孽，主必不聽你。若主的恩典，遲延未到，只要再祈禱。並要托賴主耶穌的功勞。這樣，你的工作，和你的禱告，方能蒙神悅納。』

我聽了所言，默然受感，淚奪眶而出。慕勒遂往別的房中，取了一他自己的見證來，書面寫了我的名字，要以送我。他去的時候，我就有機會細看他房中的陳設。所有物件均平常適用的物，與慕勒的見證相稱。因慕勒常言，凡神的兒女，不可在外觀上過於注意。

我們的主，是溫柔謙卑的。他在世的時候，連靠頭的所在也沒有。我們作他的門徒，那可奢華虛費呢？在他書桌上，放一本的聖經。經中字大無串珠，我想這聖經就是他日夜所默想的。他真是神所興起的人，使世人知道屬靈的事並非遷闊。並使人知道，倚靠神有何等的福氣。

我與慕勒談了共一小時。他經歷世途九十一年，乃屬靈爭戰中得勝的人。在神前有能力的人，如摩西與神說話與朋友說話一樣。所以我在這一點鐘裡，好似升到天堂了。臨別我們跪下祈禱，他的祈禱，十分簡單。他說：『願主更多的祝福在你面前的僕人，也求主引導他，他能將今日所談論的寫出，靠主耶穌的功勞，阿們。』——倪柝聲《造就故事（卷二）》〔譯〕

2.【尚有多時】亞比該是一位女信徒，一天她乘著電車往某處佈道。她坐車上。手持著好些福音的傳單，她慢慢的去挑選。『這是一張短的，哈，我要把它送給這位車長看看。』這張傳單的題目，是很特別！《地獄在那裡呢？》這傳單是論一個好譏諷的朋友，發一個問題說：『你能否告訴我，地獄在那裡呢？』他的朋友靜思一下，主回答說：『能，我告訴你，地獄乃在一個不信主耶穌之人的生命之末了！』這張傳單所論的，就是如此。

亞比該既把此傳單送過來，那車長一看，就很不喜歡的對她說：『你常常把這種的傳單送我，大概你總想我是個頂壞的人，但我卻是與寫這張傳單的人一樣好呢！』這女信徒回答說：『噯！聖經告訴我們說：「人心比萬物更詭詐」（耶十七：19。）阿！你我的心！這句話不甚悅耳阿。』

『好，但我是個少年，我尚有許多時候去思想這些事呢？』『是的，然而請你試到墓園裡去看看，那裡的墳墓豈不是有大的、小的；如你身量大的墓那裡也不少阿。』但這車長卻笑起來說：『我尚有許多時候，今天下午我有假期，我應當利用這光陰去作樂。』車到了，亞比該快要下車時，她又轉過來對車長說：『請你記得，時候不多，你何必時入無基督的墳墓裡去——地獄。主耶穌已經替你死了！』

從此二人分手了。這俊秀、強壯的車長去作樂。亞比該就去探訪人家。後來她赴一個女的祈禱會。雖然那裡只有七位婦女聚集，但她們都開聲為這車長禱告。她們的禱告是徒然的麼？

第二天，亞比該又去某條街仍舊作這送傳單的工夫；她又乘那輛車，希奇！昨日的車長不見了！那新車長就近她問道：『昨天是不是你送一張傳單給昨日的車長呢？』她回答說：『是我。』『咳，那車長死了！』亞比該頂希奇的探問說：『果然是真的麼？他到底是怎樣去世的呢？』那車長就回答說：『昨天你和他談道時，我也在車上，他去後，就是我頂替他。他去時，想由這輛車跳過別輛車，不幸跌下，被軋而死了！』她聽到此忽然昏去，不省人事！咳！這是太可憐，太可慘的一回事！這位車長，是那樣強壯、那樣活潑、那樣年少！而今去了！可憐！去到何處呢？往無基督的墳墓裡去麼？

亞比該帶著苦痛和病弱，後來乘著別輛電車回去，忽而，那車的車長向前來，問說：『你可是昨天拿一張傳單給「C」號車的車長麼？』『是的，是我，一切我都知道了，我不忍再聽，請你莫說？』『是的，但是你知不清楚。我與他同進醫院，他死的時候我還在旁。』『哦！他不是登時即死的麼？』『不是：我與他一直到今晨七點四十五分。他對我述你的形狀說：「很容易你會認出她來，因為她常常帶著一本聖經，並常是坐 C 與 G 號的電車的。請告訴她，我不是往一個無基督的墳墓裡去。我已經接受她所告訴我的那位救主了。」現在，女士，若是你要效一點勞，請你去安慰他孤苦的母親。』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耶穌）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約三：16.）『他（耶穌）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看哪！現在正是悅納的時候，現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林後六：2.）一九二七年七月《基督人報》——倪柝聲《造就故事（卷二）》〔譯〕

3. **【亮光和生活】** 有一次慕勒對皮爾遜博士說：『我所愛的弟兄，主在聖經上已給你不少亮光，也要叫你確當的負責去實行。順服主而行在這光中，你就要得著更多；不然，主就要反不所已有的收回去（太十三：12.）』——倪柝聲《造就故事（卷二）》〔譯〕

4. **【風吹】** 一日，在赫貞江上，有個人很憤怒的把一張別人送給他看的傳單撕得粉碎，丟到河裡去。奇異！一陣風把一片碎片吹回，且送入他的衣袖裡去！這張碎片只有『永遠』兩字，那人登時就被這『永遠』兩字提醒，他想到自己不敬虔的苦況，並指使他去『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尋找他。』（賽五十五：6.）誠然，『風隨著意思吹』阿！——倪柝聲《造就故事（卷二）》〔譯〕

5. **【不至撇棄】** 高白會督，（在耶路撒冷）一次往亞必新利亞旅行佈道，忽然他大大灰心起來。他遇著許多艱難和險阻，好像他所處的是荊天棘地，因此，他就想神撇棄他。他找著一個山洞，進去，他就用許多時候去禱告，他細訴他的苦情，和被撇棄的光景？

高白會督禱告了又禱告，在主前傾心而吐意。那洞是黑暗的，但當他在洞許久，他的眼睛就很習慣了，所以他略能看見；他見一頂兇猛的野獸——土狼——和它的小狼，臥在一旁，與他很近。神卻保護了他，這曾不獨不過來把他吞噬，就是連動也不動。神的手，就是在他想，被神撇棄的時候保守了他，不至粉身——原來奶子的土狼比一切的猛獸都兇暴！他平安無恙的出來。

神若開了我們的眼睛，在我們想自己是被撇棄的時候，我們將要看見神何等完全的保護我們脫離許多眼不能看見的危險與禍災；這樣，最灰心的時候，恐怕就是我們最可讚美主的時候了！『因為主曾說：「我總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來十三：5.）——倪柝聲《造就故事（卷二）》〔譯〕

6.【復興】一個邁爾包毛的商人，漸漸的在他基督人的生活和工作上冷淡了。他讓商業和錢財等事把種子擠住了。某日，他進入教區會議室，他憂傷若狂的伏在地板上。那位牧師說：『這種心靈中的憂愁，到了極點，是我事前事後從未見過的，我所說的一切話，不過是使他的憂愁更大，如同火上加油一般。他狂妄的忘恩和他漸漸地悖逆神，像是要把他的心拉出來似的。』

第二天，他的憂愁變作滿口行讚美，哈利路亞。他站起來說：『我的同鄉們，我本來的欲望是要向上，卻不是向前，我也是如願以償了。現在因著神的恩典，我不再作那貪心慳吝的商人；我盼望他這人是永遠過去了。主的十字架現在蓋過了 my 眾罪；我已往是在他寶血之下；我也把我的商業、我的家產，和我的生命放在主腳前。』

有一天他兩歲的兒子爬在他膝上，說：『爸爸，唱榮耀——。』他就唱兒童讚美詩：『在天上圍著神的寶座。』他出外辦事去了。這孩子跑到街上去玩耍，一輛車從路的轉角沖過來，——就有人把這無氣息的小子身體帶到屋子去。當他父親俯視這小血人時，一個聲音似乎是回到他的耳際——『爸爸，唱榮耀——。』他就唱了。

托美資是南冰洋群島中的呵海安島王。在一八一八年，他接受了福音，就有設計謀害之者。但他們的詭計——包括燒死所有基督人——被人查出；在這班拜偶像的人們上岸時，就被克服了。他們現在想是必定要死的了，那知他們驚訝的看見一桌子貴價的筵席，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根據著主的教訓，是擺著請他們吃。

當中有人甚至驚奇到不能吃的地步。末了，他們中有一位酋長，站起來說；因被他們的愛心所勝，此後決不會拜偶像；不數日後，島中無一偶像之餘留，也無一個拜偶像者之存在。——倪柝聲《造就故事（卷二）》〔譯〕

7.【甘於不知者失敗中的得勝】他是一位很有學問和禮貌的人，卻是一位甘於不知的人。即使心中有什麼，也不在表面上顯露出來。他所遊歷的地方很多，常常去探望親戚。他親戚中有一位就是他的寡婦，是基督人，他常請他到他家中，去深為他對聖經的態度憂傷。

有一天，我收到他的一張請帖，請我在筵席上與他的侄兒爭執他那不信神的觀念，就是他和他的女兒們曾與他爭辯過，而他們——『可憐的婦女們』——不能回答的。我樂意的去了，在桌子上，我和他正是相對而坐，過了不久，他帶笑地對我看著，就說：『你信那洪水的故事麼？』『每一個字都信。』『在這件事上，你的神必是一位毀滅人類的惡魔了。』『正相反的，他毀滅了類，以救人類，證明他的智慧，和他的良善。』『你決不能在這件事上使我信服。』

你不要說得太準確，你是一位醫生。比如你注意我，看見我膀臂內有一致命的病，你說把我的膀臂割下來。你說不說你所作的是像一位惡魔所作的呢？洪水以前的居民與人類的比例，比人的一隻膀臂和他的全身的比例，更是小得多，屬靈地盤的相差，並不礙及原則。進而言之，割去一隻膀

臂，必需割去手和手指。人們，當他們敗壞他們自己時，也就敗壞了他們的家庭。——比方：那些醉酒的人。那只膀臂可以代表那一個人，手代表他的妻子，手指，代表他的兒女。難道你必須是惡魔，然後來割斷我的膀臂麼？

『決不是的。』『這樣，你還有什麼辯論的話麼？』他很恭敬地，很覺悟地承認他是敗了，卻急促的說：『若是你信神預知人類的困苦，無論如何，不能在創造人的那件事上辯護神的動作。』

『在此，你又錯了。這舉動和他人生關係的恩賜，證明他的良善和智慧。』『這是不能的！』『不見得罷。比方：我們是雙生的弟兄，在我們成人時，我們的父親給我們每人五萬鎊。比方他早知道我要浪費我的一份，你卻能增加你所有的。——難道因為我自遭的困苦，就會使你否認你的快樂麼？』

『是的，這是必不能的。』『在這事上，你必當承認神的良善和智慧，是在創造人類的事上顯明了。』他顯出羨慕的態度和覺悟來，承認這個辯辭，但他堅持的說，用自由的意志來扶助他必是錯了，並且這種動作，是不能辯護的。

我回答他說：『在那件事上，你不能看見神的良善和智慧。你是一未婚的人。比方你要娶妻，你也必需在兩個女人中揀一個，一個是沒有意思的，那有意志的，在每一點上反對你的意志——你要娶那一個女人呢？』『自然是那有意志的女人了！至於那一個必是一堆泥土。』

這一班女親戚都大大的喝彩，歡迎這個承認；這位醫生不再說什麼話了。我們變成好朋友。他不再作甘於不知聽人，在公眾面前表示他信耶穌基督，且以他相稱基督人的行為扶助他所表示的。——倪柝聲《造就故事（卷二）》〔譯〕

8.【大發明家愛迪生尋求真理】摩樓菲力（Philip mauro）在他所出版的報上宣佈他和愛迪生的一次的談話。事情是這樣起始的：數日前，這位主筆內心覺得有一意思要寫信給愛迪生，論到他自己的見證，就是他心中和良心中的不安，就是因信靠耶穌基督而得的。結果，愛迪生請他到自己的化學室去晤談。他住在紐裘首的扼朗奇。愛迪生現在是八十歲了；他頭腦的敏捷，仍是顯然可見。他一生對於那些看不見的事物的觀念，——神，人的靈魂，將來的生命等等——是極端懷疑的。

但是，在他有如落日似的餘年中，卻存著一個要知道真理的心志，他已實行查考這些大事，然而他仍是堅持著要有證據。『我要事實』，是他素常查考觀念的態度。因為愛迪生是聾子，所以這位主筆很難和他談話。

但是，這並不為害，反而有益；因為他應該要留心去讀關於討論此事的一封信。像他這樣的風燭殘年，卻回頭鄭重的注意到這些大事，豈不是一件超乎平常的事麼？我們又豈可不存盼望的心；求神施恩以光照他呢？各位讀者，你願一同為此事祈禱，以待此事之結果麼？

摩樓菲力，所寫給他的信是這樣：愛迪生先生：我很歡喜再見你的面，再聽你的聲音。更好的，是昨日談話中論到的事，使我更多的去思想它。你要事實，我亦然。一個明理者的信仰，必不憑依任何『非屬實』的，勝於憑信『有證據的事實』，因此就給你一個事實。

神（就是你恭敬地稱為『最高的知識』的）愛你，要你以愛相報答。雖然我的拜訪和這封信，不能算是滿意的見證，使你滿意；但神是看顧愛迪生多馬這個，你可以等著。

又一個事實：神是光。我如何能知道呢？只有一個法子使我曉得，就是能以知道光——因著實

驗。因為光的本性是只讓實驗的知識把它顯明出來。我是對一個人說話，就是對那比一切生在這黑暗世界的人，用多的工夫以發明人造之光的，或者他也對於光，在實驗上比別人知道的更多些。那末光的本性和存在，如何能被一位一生之久關閉在黑暗小室中的人所證明呢？這只能用這種法子，就是開一窗戶，光就必進來，也把自己證實了。

我說這個，是因你尋求生命奇妙的分解，也用天然界的比例以尋求靈魂。這是很好的。許多真理能用這種法子得著；如同白脫羅（Butler）所著有名的比例書已豐富的彰顯似的。我盼望你要繼續你的發明，也是照著你貫通的方法；因這是你工作中所最注重的。與此相關的，我要叫你注意到一又清楚又確切的比例：是你所要求的明證的特色，只能用實驗來得著。

在我個人，我知道神是光，他對於那些禹著他開門的人，就把光射在他心裡，在二十三年以前，我已把這事置諸實驗，此後，就享受靈光的自覺。並且我的經歷，也就是千萬人的經歷，讓我提醒你，光決不會勉強的從一嚴閉的地方進來；若留有一線的小隙，它就進來——把自己證實了。

照樣，基督就是那『真光』，決不反對人的意志，勉強的進入一個人靈魂的房屋裡去。然而卻一直等在門外；若是有要他的，他就預備進來了。所以你若願意，就可以有這證明。因為事物的本性可以用試驗顯明，像紫羅蘭的香氣，落日的顏色，或是蜂蜜的滋味。這本『好書』，你叫我不必引用的，說：『你來看』，『嘗嘗滋味而後看』。這不是確切合科學的理麼？

你確已作了那益人的神的工作，就是把天然界的黑暗照亮了。然而尚有一個屬靈的黑暗。所以當照著這個比例去作，它就要領你直接得到真理，和人生存在完全奇妙的分解。（下略）一九二七年十月《基督人報》——倪柝聲《造就故事（卷二）》〔譯〕

9.【麻瘋者的故事】有一島嶼，其上居民，乃是從各國各地來的長大麻瘋的人。內中有一荷蘭婦人，她的病已沿著她的口和她的兩手上發現了。她有三個兒子，都是和她同住在這島上。一個兒子只有十六歲，可是這種病已經在他臉上顯出利害的蹂躪。

只有他的父親未受傳染，他是單獨的離開他們住在大陸上。在這可憐母親的房裡，一張大硬紙片兒是懸掛著，上面有兩個油印的大字『耶穌』。她說：『哦！我沒有他——主耶穌——我要怎樣才好。』

在他們隔壁住著兩個英國人，各人住在他們自己的茅草房子裡。他們兩都是完全被這病害得不成人的樣子。一個已在這島上過了十九個長的年頭，那一個已住了二十五年。第一個眼已失明，聲音也是差不多不能自聞的了，他說：『我看主是何等的可貴。他把我視力拿去，為要給我那更美的。現在因著信，我心裡的眼睛看見主，並且他是快要來接我去與他永遠同住。』

住在他鄰近茅屋裡的同伴的臉，是爛到這種地步：甚至舌頭都露出來了，他喊著說：『主耶穌是一切，是的，我看他是一切！我不懊悔，他是我救主，我也曉得他要再來接我。』——倪柝聲《造就故事（卷二）》〔譯〕

10.【神用那卑微的】我本省之某鎮，素以兇惡著名的。那罪惡的急流掃過這地方，所以那裡少數的基督人，似乎是力不足以在此中站住。某夏季，鄰近有一帳幕佈道會。在悔改的人中，有一位目

不識丁的人，名叫『呆子鐵姆赫金司』，他因好奇而赴會，卻是最奇妙的蒙主拯救。

當他回到他罪惡之鄉去——因他是本鎮的居民——他的魂是在他裡面受了激動。他從這家跑到那家，不敲門就進去，大聲的用可怕的驚句問人說：『永世來時，你要怎樣呢？』

他就盡他的力量，從這條街跑到那條街。他並不說別的話，只說：『永世來時，你要怎樣呢？』定罪的箭，射得多而且快。居民『想念到神，就難過了。』那幾個基督人因被他們新的同道者所激動，也就活潑起來，去請了一位傳道人來。接著就有大能力的復興，並且對於靈魂也有很大的收成；在那講者的追憶中，那污穢罪惡的社會是更新了，一個禮拜堂是建築了，有一個大聚會和主日學成立了，——這一切都是因著那位天上差來的使者，他用『永世來時，你要怎麼樣呢？』這句話，把他們從他們的夢中驚醒起來的效果。——倪柝聲《造就故事（卷二）》〔譯〕

11.【**醉酒者的遺囑**】以下是一位醉酒者的遺言，是當他自殺後，在他房中椅子上找著的。如果把他說出來，真是有些太嚴肅，也似乎是太悲傷了：『我遺留給世上的，是一可廢棄的品格和一敗壞的模範，我遺留給我父母的，是一個在他們衰弱的年齡幾乎不能擔當的憂愁；我遺留給我兄弟姊妹的，是盡我所能的給他們許多羞恥和不恭敬；我遺留給我妻子的，是一個破碎的心和滿有羞恥的人生；我遺留給我每一個兒女的，是貧窮，無學識，一個壞品格，並且紀念他們的父親睡在一個醉酒者的墓中，也是往醉酒的地獄去了。』——倪柝聲《造就故事（卷二）》〔譯〕

12.【**萬事互相效力**】英國的月博士（Dr.Moon）當極活動、極出名的時候，他忽然變成一個瞎子。那時他就大大怨神說：『現在我把自己關起來，叫世界與我無分無關了；我所追求的學問、我所學習的技能，等於無用呢！』但有個問題對他說：『到底我能不能幫助瞎眼的人有讀聖經的可能呢？』

正在他自己眼睛不能看見的時候，他就發明所謂盲人認字法（Moon System），叫不能看見的人可以讀書。現在各國多採用這法子，使世界幾百萬人能讀他們本國的語言的聖經。——倪柝聲《造就故事（卷二）》〔譯〕

13.【**穩在主耶穌的膀臂**】有一天，姊妹二人正遊戲時，口唱：『穩在耶穌的膀臂』之詩，姊姊問妹妹說：『你何以知道你是安穩的呢？』妹妹答說：『我手握主手，我知道我是安穩的。』姊姊說：『假使撒但來抓去你的手離開主的手，你又如何能安穩呢？』妹妹面頓變苦色，沉思好久方說：『哦！我錯了，因我忘記是主牽我的手，撒但不能抓去他的手，所以我是安穩的。』主耶穌說：『誰也不能從我手裡把他們（信的人）奪去。』（約十：28.）——倪柝聲《造就故事（卷二）》〔譯〕

14.【**不是為主作一點事**】查門是莫勒的朋友。有一次，人問他說：『你是不是勸初信的基督要為主作一點的事呢？』他說：『不，我是勸他們要為主作一切的事！「無論作什麼，或說話、或行事，都要奉主的名，藉著他感謝父神。」』——倪柝聲《造就故事（卷二）》〔譯〕

15.【**給我們的仇敵吃**】當一八五五年，紐西蘭有一次的戰事。浪軍和他的兵士紮營在衛爾托河旁。

這時候他們正是缺乏糧草，只好坐待他們仇敵默烈斯人的攻擊了。現在他們看見有幾隻大船沿著河灣而來。上面所載的，並不是擁擠著許多兇猛的勇士，卻是好些有乳的山羊和蕃薯。

那些默烈斯人對他們說：『我們聽見你們是挨餓。一本傳教士所帶來給我們的書上說：「你的仇敵若餓了，就給他吃！」你們是我們的仇敵，你們是餓了，我們就給你們吃的，不過是如此而已！』這些船離開他們向曼利曼利而去，好像並未遇著什麼非常的事。——倪柝聲《造就故事（卷二）》〔譯〕

16.【律法和愛心】在我所作的見證中，有一件最使人注意的事，就是在一八八三年到一八八四年，當那可敬可愛神的使者慕迪和孫蓋到倫敦的東部來時。那裡的大會堂是蓋在居民稠密的中心點，就是上千的工人在工廠中作工和住宿的地方。某禮拜一，是他們預定對無神派、懷疑派，及各等自由思想家講道。

那時，卻亦使勃蘭特拉夫，是無神派中的首領而稱雄于當時者，他一知有這樣的聚會，就吩咐凡他所設立的各會所，在那晚上，全行關閉，並叫所有的會友，都到會堂裡去。這樣作，就有五千人從各處來到，占滿了座位。

開會的時刻是比平常早些。唱完第一首詩後，慕迪請他們揀選他們所歡喜唱的詩，這種發問，不過引起好多笑聲，因為無神派的人是詩和歌都沒有的。慕迪是講：『據我們的仇敵自己斷定；他們的磐石不如我們的磐石。』（申二二：33.）他就滔滔不絕的講起來了。從他的經歷中，講到基督徒人和無神派在他們臨終時，他所受感的事實，也讓這班人自己斷定是誰把他的信心和盼望放在最好的根基上。

厭惡的眼淚，是從許多人的眼中擠出來了。這一大群的人，有頂深刻頂堅決向神的反抗印刻在他們的面容上的，面向著那攻擊他們最弱點——就是他們的心和他們的家——的烈火。但在這篇道理講完後，人必要想這是無濟於事的，因為並未觸動他們的智慧或評議的才能，也沒有使他們有所信服。

盡末了，慕迪說：『我們站起來唱「惟信靠主」，我們唱的時候，請招待員把門都開了，使凡願意離開的人可以出去，此後我們要為了那些要到救主面前去的人，有平常問道的聚會。』照我想來：『一切的人都要狼狽而去，不過是剩下一所空屋而已。』然而正相反的，那五千人起來唱詩後，仍坐下，並無一人離座。

我不能我不要

以後又是怎樣呢？慕迪就說：『我要把四件事——接受、相信、倚靠、得著主——解說給你們聽。』一大陣譏笑是顯露在他們的面。對於『接受』講了還沒有幾句話，他有一個請求：『誰要接受主呢？只要說「我要」。』從在會堂後面沿邊站著的人群中答應他。有一人咆哮說：『我不能！』慕迪就回答他說：『朋友，你是說實話的；我歡喜說實話。聽著中，在聚會完畢之前，你就要說「我能」了。』

然後他解說第二件事『相信』，就提出他第二個請求：『誰願意說「我要信主？」』從靠邊的人

中，就有幾個人回答他，直到一個偉大的人，就是他們會中的領袖人物，喊叫說——『我不！』大量的慕迪，被溫柔和慈悲所勝，含淚帶笑地說出斷續的話來是：『對每個在這裡的人，今晚就是要「我要」或是「我不要」的決定阿！』

無神派是失敗了

忽然他使眾人注意到他所講浪子的故事，他說：『爭戰所注重的，不過是在乎意志。當那少年人說「我要起來，」就打了勝仗，因為他已經折服他的意志；並且今晚就是憑依在這一個最要點上。各位，你們的英雄，就是說「我不要」的人，是在你們中間。我要凡在此信他——說我不要的人——是應當跟從的，這人，請站起來說「我不要」。』眾人默默不語，屏氣無聲，也無人起立。慕迪大聲說：『感謝神，無人說「我不要」。現在，有誰說「我要」呢！』

立刻聖靈好像把這一大群人從耶穌基督仇敵的捆綁裡釋放了，有五百人跳起來，滿面流淚的喊著說，『我要，我要。』屋中空氣是改變了，仗是打勝了。

刻間聚會告終；就開始作佈道的工夫，從那一晚上到這禮拜的末了，因著折服他們的意志，約有二千人從仇敵的隊伍中出來，進入基督的軍隊中。他們聽見主說：『起來走罷』，就此跟從他。這工作的永久，就是在數年後仍是可證的，從此那些無神派會中不再有他們的腳跡。神因他的憐憫和大能，用福音把他們從其中救出來了。——倪柝聲《造就故事（卷二）》〔譯〕

17.【誤了火車得著基督】現在正是早晨九點鐘。那八點五十分鐘的一班火車，已在美麗的小站旁稍停，等乘客上車後，烏烏離站而去。一位年老的站長，已在這公司中作事多年，在他受火車的刺激後，從事休息，以得一點鐘的安靜，他面向著那茂盛的花的小園，就是因他用去一切工夫而得的感恩的酬報。

忽然聽到一陣急促的腳聲，繼續的就見一個人急忙的走來，他生氣的樣子，是顯然可見，正與他臉上的紅熱是一樣的，他的急迫和騷擾，雖使他不能說話，然而他還計算要對汽車司機大大的施以責罵，因為他的疏忽，沒有去叫他，以致他趕不上這班車。『我願意給你二十五元，卻不願意在今晨遲到。我真不知怎樣作才好。』

自然，在這種光景中，只有一個正當的辦法，就是安靜地在那裡等候十點鐘開到的那一班車。然而這個可憐的人，現在尚未能十分定下心來，預備作什麼事。那站長是一位慈善殷勤的人；他已多次遇見這種的事，也就曉得——就像他所說的：『最好就是讓他們自己這種樣子，因他們快要恢復原狀的。』所以他就忍耐地等著，直等到那位客人在月臺上往來踱步的速率減少了。

現在他才敢說：『行生，在這裡面有一舒服的候車室，不知你願否進去坐坐。』這位客人就轉身跟著他，進了那小而舒暢的房間，室外面有攀援著的玫瑰花，和十分清潔的空氣。室之中央有一圓桌，其上列好好多種的勸世文——對於這班飄流疲倦的人們，它們是神所祝福的小使者們。它們都是最合式，也是容易引起人注意的；因這位客人歡喜在他休息的時候有所事事，就此從頭翻著看。他揀了一張坐著去看，這時候，站長回到他的小園中去了。

他自己相：『他真是很安靜阿。』後來他抬頭看著鐘，見長短針已指到火車快到的時候。已有

些乘客陸續來到，票房也已開門等那要來的火車。這位客人仍在原處坐著，俯首看那張勸世文，就是一篇長的，他是完全被內中的講論所吸引，使他忘了時候。站長說：『先生，火車已在望了。』

他從位上跳起來，像才睡醒的人，喊著說：『火車來了麼？你肯不肯把這篇勸世文賣給我？我要再看呢？』『先生，你可以拿去，並且我是歡迎你拿去，有一位慈愛的女士，把這些給我的，她必是歡喜看見你要這個。』『謝謝你和她。』一分鐘後，他已是在火車上了。

一月之後，站長在月臺上。當車停的時候，一位客人從車上下來，站在他面前，伸出手來說：『你還認識我麼？』『先生，我仍認識你。你就是幾禮拜前因誤時而焦急的那一位先生。』

我原是不必如此的。那早晨我誤了時候，卻得著了救主。哦，這篇勸世文是何等的好阿！我以前總是忙著經商，所以我自己沒有工夫想到神，或看些關於神的書；然而我受不住那勸世文上所問的嚴重的問題。我願有時候以告君一切；但是，你何以告訴給你勸世文的那位女士說：那勸世文已把我領到主耶穌面前，我也盡我所能的，買了一批發一批許多勸世文送給人。這是我從未有過的快樂。

汽笛的鳴聲，打斷了他們的談話，那位老年的站長心中很是快樂，當他看著火車慢慢的行動而去，並看見眾人中間一位發光而滿有喜樂的乘客——『一位在基督耶穌裡新造的人。』——倪柝聲《造就故事（卷二）》〔譯〕

18.【我為主工忙時肚子已經飽了】有個熱心貧窮的女信徒，每逢主日，必去禮拜擘餅，並引導親友去聽道理，面上常帶著無窮的歡喜快樂。親友們見她，就希奇地問她說：『你通道後，我們看你一定是發財了！從前你天天做工，還是衣食艱難，現在你禮拜天都不做工，還有飯吃！我們看你一定是發財了！』

她就好笑地答道：『世上的財，我是沒有；但是我已經得著「天上的基業」；和「用不盡的財寶在天上了」。我還得天天做工，才有飯吃；但是一到主日，我就為主的緣故不作工，將主日完全獻給主。我禮拜天去聚會擘餅、禮拜，請人聽道，為主作見證，已經叫我很忙了。我為主的工夫，忙的時候，我的肚子已經飽了。不是說，我不作工，也有飯吃呢。』聖經是說：『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飯。』（帖後三：10.）主耶穌說：『我有食物吃，……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來的旨意，作成他的工。』（約四：32.~34.）——倪柝聲《造就故事（卷二）》〔譯〕

19.【無論生死】蘇格蘭有個熱心的牧師，臨終時，有個朋友問他到底視死如何。他回答說：『朋友哪！無論生死，我看真是一樣的：我若死了，我必與神同在；我若活著，神必與我同在。』——倪柝聲《造就故事（卷二）》〔譯〕

20.【展期的刑罰】教會中的亞拿尼亞和希律並非最先或最後遭遇立刻的刑罰的人（徒五：5，十二：23,）。但是，有很多充分的理由，使神收回他的手，遷延年日，給人以最後悔改的機會，而表明他的洪恩：『用忍耐的心，寬容人先時所犯的罪。』有的因為罪惡尚未成熟；有的因為會累及妻子，除非刑罰遷延，他們要無辭的被滅。總而言之：現今非審判的時代阿！

去年有著名小說家，路易在美國肯撒教堂演說的時候，就拿出表來，給神十分鐘擊死他；英格

數 (Colonel Ingersoll) 也這樣的悔慢神。巴克博士 (Dr. Joseph Parker) 就說：『那些人以為用十分鐘就能竭盡永生的神的忍耐麼？』

美國某報某日說：『美國牧師圍頂喜歡除去英格數君。然而他不死，又不肯受感，更不止演說！』就是那一天的日報記說：『著名不信家英格數，今天下午一點半，死在家裡。家人請他吃午飯，他從椅子起來要走到飯堂之時，忽然跌倒地上，氣絕而死。』世人蒙昧無知的時候，神並不鑒察，如今命各處的人都要悔改；因為他已經定了日子，要藉著他所設立的人，按公義審判天下，並且叫他從死裡復活，給萬人作可人的憑據』（使十七：30~31.）——倪柝聲《造就故事（卷二）》〔譯〕

21.【一個新派的悔語】有一個著名的批評家，蒙主領他回頭過來。有一次他來加拿大講道說：『昨日我收到我的舊同學去世的電報。因我曾在他生命裡撒疑惑的種子，他就捨棄牧師的工夫，去做律師。昨夜是我一生最煩惱、最黑暗的一夜。我領他走迷了路；但是我決不能再領他回來了！今已太遲了！奈何？』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基督人報》——倪柝聲《造就故事（卷二）》〔譯〕

22.【聖經的由來】『惟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就是這道。』（彼前一：25.）聖經『乃是人被聖靈感動說出神的話來。』（彼後一：21.）

這本聖經，大概是用一千五百年才寫完畢的。最先的幾卷書，是摩西在前三千五百年所寫的，最後一卷書，是使徒約翰在一千八百五十年前所寫的。有一古時的遺傳，說挪亞曾帶著一些的書籍，到他的大船裡，但主耶穌是顯然說摩西是首先寫聖經的人。在四百年以前，聖經還沒有印行時，所有的聖經，皆是從手抄來的。這都是文士們所作的。

歷史家告訴我們，他們如何抄寫聖經：他們極其小心抄寫，不但算聖經有幾字，並且算有幾個字母。若是抄錯一字，就將全篇一根都毀滅。他們將聖經抄寫在清潔的羊皮上面，抄寫的人，須大聲將每一個字讀出，然後才寫。他們寫到『神』的名字時，他們就須先將他們的筆，小心擦乾淨，然後才寫。他們未寫『耶和華』三字以前，要洗他們的全身，不然，他們就以為污穢了神聖潔的名字。

有一次，有一個拉比莊嚴的警告抄寫的人說：『你們當注意你們的工作。因為你們所作的，乃是屬天的；若是你在抄寫上，減少或增多了一個字，你就是一個敗壞世界者。』

但是我們怎能曉得我們現在經，就是與古時被聖靈感動所寫出來的，是一樣呢？摩西、先知、以及使徒親手所寫的原本，還在麼？若非神把他們藏在什麼地方，現在實已沒有了。神所以不要人們找著，是因為恐怕世人禮拜那原稿。

雖然聖經的原稿現在已經沒有，但有三本極舊的抄本還在。這三本的聖經，都是在第四世紀，大概就是一千五百年前寫的。這個證明我們現今所有的聖經，是與一千五百年前人們所有的聖經一樣的。當第四世紀康士坦丁為帝的時候，他曾定寫五十部的聖經。這是在主後三百三十年。所以有人信這三本的老聖經，就是從這五十本中來的。

我們如何曉得這三本聖經，是一千五百年前寫的呢？有一個理由：因為聖經裡面所用的字體，乃是同那個時期的字體，在那個時候，希臘人都是大寫字母，並且在每字中沒有隔開的地方。例如

約翰福音第三章十六節，若是在英文，就是這樣寫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ly

畏鐵肯古卷

有一件最奇妙的事情，就是這三本抄寫的聖經，是藏在基督教三大宗派之一——天主教、希臘教、和改正教。這三本中最舊的抄本，是藏在羅馬畏鐵肯（Vatican）圖書館，所以就名叫畏鐵肯的抄本。我們曉得天主教保存這抄本，已經五百年了。但他們是從那裡得來的，我們尚不能曉得。

這抄本是很大的，大概寬度有一英方尺，計七百五十九頁。這抄本雖然因為時間長久，以致有幾頁已經脫失，但是還是一本最完全的聖經。這抄本的創世記第一章到第四十六章，和提摩太、提多、腓利門、啟示錄的第一二章，皆已失掉。

西乃古卷

這個是第二本舊抄本。這是屬希臘教的。藏在俄國聖彼德堡國家圖書館裡。這抄本是寫得非常好，在一百張的羊皮上面。這抄本是一個德國著名的文學家地前都福博士（Tischendorf），在西乃山（Sinaitic）下的一個修院中的一大破紙堆（修士以之生火用的）裡找出來的。

當那修士曉得這抄本是寶貴的，他就只應許地前都博士拿了幾頁去。過了十五年，地前都博士帶同俄國皇帝的一隊護兵，又到這修院裡拿回所餘下的寶貴聖經。地博士是在主後一千八百四十四年，在這修院裡得著這個抄本的。但是那修士從什麼地方得著，尚是不能曉得。這抄本的新約是完全的。

亞力山大古卷

亞力山大（Alexandrian）。這是第三的舊抄本。是屬英國藏在博物院的。這抄本是分作四卷裝訂。舊約失去十頁，馬太福音失去二十五頁，約翰福音失去兩頁，哥林多書失去三頁。這抄本是康士坦丁總主教斯多，在主後一六二八年，送給英皇查理第一的。斯多總主教，從何處得來這抄本，也尚未為人所知。除了這三本最舊的聖經以外，還有許多聖經的舊抄本存在，大概有一千五百本。還有一本，比前三本更舊的，就是名叫：

以法蓮抄本

這是屬法國巴黎圖書館的。這抄本所有的字，給古時愚昧的老著作家擦去；因為他們想用這羊皮去寫另的書。大概在八十年以前，人用一種的化學品，又使聖經的字跡現出來，所以現在人又可以誦讀了。

教父的見證

當我們研究這幾卷舊抄本之後，我們看見這本所失提的，那本沒有失掉（除了創世記的幾頁以外），所有我們家裡現在所有的聖經，與主後三百年信徒所有的是一樣的。然而現在還不能證明到底這聖經是否和古時教父的著作，證明古時他們所有的聖經，和我們的聖經一樣的，教父，就是在

使徒死後，那些代替使徒作教會領袖的人。這些教父的著作，現在還存在。

前幾年有一個人名叫大約浦(Dalrymple)，查出一件出名的事情，就是在教父的著作和書籍中，所引的新約經文（除了十一節以外），都是與我們的新約一樣的。教父阿利根，生在主後一百八十五年。在他幾本的書籍中曾引用全新約三分之二。教父大士林，生在主後一百五十年。他的書籍，曾引用新約的經文節二千五百處，他逐章引用馬太、路加、約翰。以蓮裡亞斯，生在主後一百三十年。在他的著作裡，曾引用新約一千二百次。亞力山大的革利免，生在主後一百六十五年。在他的著作裡，曾引用新約三百二十次。

羅馬的革利免、坡旅甲和伊格那丟，各教父，都是生在各使徒未死之前的。他們皆認得各使徒，並也曾和他們談話過的。使徒保羅在腓立比書第四章三節，講到革利免是他一個同作工的人。革利免是在使徒約翰死後第五年死的。革利免曾寫一封信給哥林多教會，在這信裡面，他引用使徒彼得、雅各、約翰和路加的話，他並且引到羅馬書、哥林多書、帖撒羅尼迦、提多、雅各、彼得、希伯來、和使徒行傳。坡旅甲是使徒約翰的門徒。

坡旅甲曾寫一封信給腓立比教會，這封信是很短的，用十分鐘就能讀完。在這封信裡。我們能找出馬太、路加、約翰、行傳、彼得書、羅馬書、哥林多書、加拉太、帖撒羅尼迦、以弗所、腓立比、歌羅西、提摩太、和提多各書信的話。伊格那丟認識安得烈和約翰，並同腓力的幾個的女兒是很熟的。他告訴我們。馬可曾寫一本福音，馬太也用希伯來文寫一本福音。他也曉得啟示錄，並且說這書是神所默示的。所以看這幾個教父的著作，和書籍，我們就能曉得使徒未死以前，新約就已經存在了。

比時陶和舊拉丁文

我們也有個事實的記載，就是在使徒死後的第一世紀裡，新約就已經翻作兩種的文字了。第一是名比時陶，特意翻譯給敘利亞人用的。第二是舊拉丁文，翻譯給北非洲人用的。將這兩種的新約合起來看，我們就曉得，除了彼得後書以外，其餘都是與我們現在所有的相同。這樣能夠證明新約聖經，不但在第一世紀裡就已經有了，並且已經翻為譯別的語言了。

主耶穌的聖經

以上所說新約，是使徒寫的之證據，凡誠心研究真理的人，自然都要滿意。但是舊約到底如何呢？當我們聽基督的話，看他常時引用舊約的話我們就知基督在世的時候，舊約就已經有了。我們也曉得，舊約在基督二百八十五年以前，就已經存在了。因為在那時候，埃及人已經將舊約從希伯來文翻作希臘文了。這就是七十士譯本。

我們也曉得清楚，基督和他的使徒所有的舊約，和我們現在所有的，乃是相同的。因為他們所引用經文的話語。和我們今日所用的舊約，是完全相同的。他們總共引用我們的舊約 639 次，其中從摩西的五經，有 191 次，從詩篇有 101 次，從以賽亞書有 104 次，從其他先知（平常所謂小先知書）的書有 30 次。

這樣看來，我們老舊巍巍的聖經，乃是神用他的大能大力，用神跡保存、看管、保護，以經過

這長久的時期的。一九二七年七月《基督人報》——倪柝聲《造就故事（卷二）》[倪柝聲、魏光禧合譯]

23.【一談教會】基督人，近來因受非基督教『洋奴吃教』的攻擊，和『中西待遇不平等』的感觸，並為免除教案的種種原因，遂有中華基督教會的設立。至於各西差會的教士，也有深望中國的信徒，能以自立、自傳、自養，不願倚賴母會的。但是，中國信徒如欲自立教會，則當查考聖經的教訓，以資借鏡。

起初的教會[原文選會]（Ecclesia）並無華、英、美、德等等的分別。更沒有浸禮公、美以美會、聖公會、長老會等的名目。按照使徒行傳第十五章 14.節所說，神是從各國中，選取人歸主耶穌基督的名下。那所選取的人，都成為一個團體，不分國界、種族，乃是藉著聖靈聯絡，作神的靈宮。

古時猶太人有聖殿為耶和華之名的居所。現在自然沒有人手所造的殿為耶和華之名的居所，乃是選會『靠著基督聯絡合式，漸漸成為主的聖殿；……成為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弗二：19.~22.）靈宮一面雖是聖靈所建造，一面也有基督人的工作。惟聖靈所作的工夫，可以永遠常存。而人所作的工夫卻不儘然。聖殿的根基基督已經立好了。但各人在上建造的工程，必然顯露。到審判的日子，要將他表明出來，有的工程要被火燒了，有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賞賜（林前三：9.~17.）。

人的身子四肢四體，都是連於頭部，受其管理。選會也是如此連于天上的元首基督，靠著他筋節得以相助聯絡，就因神大得長進。這樣看來，選會只可認天上基督為其元首，在選會中作主，並認他是藉著聖靈引導各人。如以弗所書說：『我們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給各人的恩賜。所以經上說：他升上高天的時候，擄掠了仇敵，將各樣的恩賜賞給人。[既說上升，豈不是先降在地下麼？那降下的，就是遠升諸天之上，要充滿萬有的。]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著他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弗四：7.~16.）

這樣看來，選會既像聖殿，也像人的身體一般。若論聖殿，則我們能看神的工作也能見人的工作。若論身體，則頭為一身之主，頭的神經密佈於全體，不但使肢體聽頭的命令，也使肢體彼此相顧。這樣，基督為選會之首，他的靈運行在選會中，而選會中人，也當彼此服事。神的旨意，照著聖經所指示我們的，本來應當如此。但是許多人所作的工，是用許多見火就焚毀的材料為材料；所以把那身體弄得四分五裂；致選會在世上，分門別類，成了無數的團體。

試問分門別類，是上主的工麼？這許多的團體，是因聖靈而成的麼？聖經說：選會獻給基督，如同貞潔的童女，許配一個丈夫（參林後十一：2.）。當日基督雖然在世被人棄絕，但他在天上卻得著了尊貴榮耀為冠冕。而現今在世的選會則還未親眼見過主的榮耀。當日魔鬼要主耶穌拜他，主若俯從他，就立時得著萬國的榮華。但主耶穌拒絕說：『經上記著說：當拜主你的神，單要事奉他。』（太四：10.）如今選會經過世界，好似主在曠野，也是受了撒但的試探，可惜她變腐敗了，以至

於不棄絕世上虛榮，倒反以為可享。『豈知神的家就因此變成污穢，成了鬼魔的住處，和各樣污穢靈的巢穴。』（啟十八：2。）

惜乎現今的選擇會！不持定元首，而四肢四體，不為互助，反倒分裂。好像童女，不守貞節，卻行淫亂，我們看啟示錄，就知羔羊婚娶的時候未到以前，淫婦必要受可懼可怕之刑罰，那不冷不熱的老底嘉要從主的口中吐出。

或問事已如此，有什麼辦法呢？既然許多會名，不合神的旨意，我們可設立一個更正的教會麼？究竟，在這末後的時候，能復興選會全體麼？答：不能。我們信徒沒有一人，能不負選會破壞的責任。我們只得承認全體的罪過，是我的罪過；並且仰望神的憐憫，同那清心禱告主的人，追求公義、信心、仁愛、和平。神堅固的根基已經立住了，上面有這印記說：主認識誰是他的人；又說，凡稱呼主名的人，總要離開不義。

選會不分國界，信徒對於國家，雖有當盡的本分，卻不能干預地方機關的政治。若不然，就不合主耶穌的道。因主曾說：『我的國不屬這世界；』（約十八：36。）請問今世有權位的人，可曾認基督為主麼？既不信主為主，選會不潔身自愛，而與他們為伍，豈不是與世界行淫麼？兄弟阿！務要省察這事，免犯那可恨可怕的行淫之罪。

往往見基督人好用權勢，以為是理所當然。那知完全與基督和使徒的教訓相反。因為主曾說：『為義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太五：10。）『人為子恨惡你們、拒絕們、辱罵你們，棄掉你們的名，以為是惡，你們就有福了！當那日你們要歡喜跳躍；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路六：20。~36；提後二：9。~13。）

現今的世代同是選會與基督一同被棄絕、一同受苦，而當忍耐的時代。主耶穌將來要得榮耀，選會與他一同得榮耀。可惜教會在世爭奪權利，違逆了基督的命令。所以順從基督命令的人必定注意：信的『和不信的原相與，不要同負一轆；義和不義有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麼相通呢？基督與撒但有什麼相和呢？信主的與不信主的有什麼相干呢？……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與他們分別，不要沾不潔淨的物，我就收納你們。我要作你們的父，你們要作我的兒女。這是全能的主說的。』（林後六：14。~18。）

或說，各樣的會名難以除滅，何不作個聯合會呢？請問那各樣會名，是出於神呢？或出於人呢？既出於人，何能存留呢？假使存留，豈不是反抗聖靈合而為一的工麼？各樣會名變成聯合會，乃是人的工作，不是聖靈的工作，這是顯而易見的。聖靈早已叫選會合而為一，信徒若人人認聖靈的工作，全會不合而自合；又何需乎組織聯合會呢？

總之，神選人歸基督的名下，這乃是選會。選會只認主耶穌的名，奉主耶穌的名祈禱，奉主耶穌的名聚會，因信主耶穌得著靈為印記。不識別的名稱，只認那一位在地上被人棄絕，在天上為神所榮的基督，與他聯絡，與他一同受苦受辱：在世人中間無地位、無名望、無權柄。榮耀是在乎將來。至於現今在世上已得榮耀權柄的教會，就想起聖經稱她為淫婦。兄弟阿：『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與他們分別，不要沾不潔淨的物，神就收納你們，神要作你們的父，你們要作他的兒女。』

[享利]

[注：此篇是一位西國弟兄寫的。他是不屬任何宗派的。他相信基督人在今世的份額，並非榮

耀，乃是苦難的逼迫。他以為要挽救現今教會紛爭的光景，並不是由人意組織主耶穌所無的聯會，乃是由明白神旨的信徒，各自離開他自己的宗派，而只奉主耶穌的名聚集。我相信這是聖經的教訓，我們應當查考。雖此篇中有許多忽略，和詞不達意的地方，願讀者幸勿以詞害意。]一九二六年一月《基督人報》——倪柝聲《造就故事（卷二）》〔譯〕